

# 拆解正立面： 侦查文丘里母亲住宅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Disassembling the Facade：  
Investigating 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Venna Venturi House

黄恒 | HUANG Heng 郑静 | ZHENG Jing

中图分类号：TU-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740(2022)06-0082-10 DOI：10.12285/jzs.20220105001

**摘要：**本文深入阅读《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与母亲住宅的设计细节，重点拆解分析住宅正立面的设计元素，以“侦探调查”视角追溯组成构件参考的先例源流，进而探析文丘里母亲住宅设计理念的形成，将文丘里设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历史再现”。文章指出，在母亲住宅中成功融汇了古典、现代与美国乡土三个体系的建筑元素，是文丘里对1960年代美国商业社会肤浅审美及“正统现代主义建筑”教条设计的反抗。

**关键词：**文丘里母亲住宅、《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正立面、先例、困难的总体、非常规、侦探调查

**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reads 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and the design details of Venna Venturi House, focuses on dismantling and analyzing the design elements of the facade, traces the precedent source of the reference compon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tective investigation”, and then analy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design concept of Venna Venturi House, so as to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Venturi’s desig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modern and American vernacular architectural elements in the Venna Venturi House is Venturi’s resistance to the superficial aesthetics of American commercial society and the dogmatic design of “orthodox modernist architecture” in the 1960s.

**Keywords:** Venna Venturi Hous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Facade, Precedent, the Difficult Whole, Unconventional, Detective investigation

## 前言

1964年4月1日，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和母亲搬进了费城近郊栗子山（Chestnut Hill）的新居。此时的文丘里将满39岁，此前几乎没有建成的项目。这座两室一厅的新居后来闻名于世，被称为“文丘里母亲住宅”。住宅很小，一共只有两层，大约170m<sup>2</sup>，设计和施工前后却历时6年<sup>[1]</sup>（图1）。建筑落成之后迅速得到了业界的肯定，被建筑史学家文森特·斯卡利（Vincent Scully）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大的小建筑”（the

biggest small building）<sup>[2][39]</sup>。1965年，文丘里母亲住宅即获得纽约建筑联盟（The Architectural League of New York）颁发的艺术与建筑奖竞赛（Art Architecture Award Competition）的优秀奖；1966年母亲住宅获选在纽约展出“40位40岁以下的杰出青年建筑师作品展”（40 under 40：Exhibition of young talent in architecture），同年，住宅被 *American Builder* 杂志选为“未来居住建筑的一种原型”<sup>[3][2]</sup>。与建筑同时期获得肯定的，是文丘里关于其建筑与设计理念的写作。这些思考的部分内容于1965年由耶鲁大学 *Perspecta* 期刊先行长

### 作者：

黄恒，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郑静（通讯作者），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历史建筑研究中心，副教授。

武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413000025，10120171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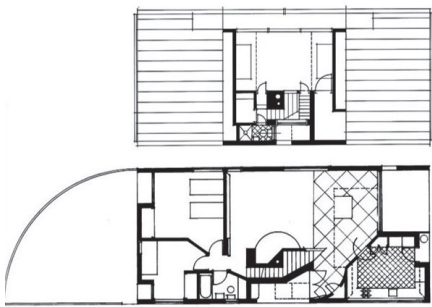


图1: 文丘里母亲住宅平面图

篇刊发<sup>[4]</sup>。随后在1966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现代建筑理论系列出版, 书的名称是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中文译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sup>[5, 6]</sup>。

文丘里母亲住宅与《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被认为是随后二十余年轰轰烈烈的后现代建筑运动的肇始, 是美国乃至世界建筑史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点。对于这一对作品的诠释不计其数。如斯卡利在初版序言中即指出, 它“可能是1923年勒·柯布西耶的《走向新建筑》一书以来有关建筑发展的最重要的著作”<sup>[2]9</sup>。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认为, 母亲住宅“可算是一本著作, 一本文丘里用建筑语汇写成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此之前或之后, 再也没有美国的住宅或建筑能享此殊荣”<sup>[7]122</sup>。文丘里也曾多次写文章对这座建筑的设计理念做过阐释<sup>[8-10]</sup>。

在随后的五十余年中, 文丘里母亲住宅与《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互相诠释, 不仅在美国建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改变了现代建筑历史的轨迹, 也引起了建筑学科领域多层维度上的持久讨论。柯林·罗(Colin Rowe)从“精英”和“普通”的角度诠释了文丘里<sup>[11]</sup>,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从反乌托邦的“文脉主义”(contextualist)的批判方面肯定文丘里, 但也对其对于“建筑的纪念性丧失”的无奈承认态度感到失望<sup>[12]</sup>, 威廉·J. R. 柯蒂斯(William J. R. Curtis)则指出文丘里建立了文学概念的“建筑学”<sup>[13]</sup>。而国内较早讨论文丘里是在1983年赵冰、赵国文翻译发表文丘里的报告<sup>[3]10</sup>, 罗小未

从“现代性”和“后现代”对文丘里发表评论<sup>[4]14</sup>, 刘开济将文丘里与柯布西耶并列, 从建筑创作与时代思想层面讨论其思想转变<sup>[15]</sup>, 周卜颐在“建筑的环境化”(Contextualism)维度拓展了文丘里的复杂性理论理解<sup>[16]</sup>, 张百平撰写专文介绍文丘里的生平和建筑思想<sup>[17]</sup>, 关肇邨根据11年前和罗小未拜访文丘里的亲身经历, 从诙谐和大众层面解读了文丘里及其思想<sup>[18]</sup>。1992年, 弗雷德里克·舒尔茨(Frederic Schwartz)将文丘里母亲住宅设计过程中几乎所有图纸出版成书<sup>[6]11</sup>, 其前后6个版本设计方案第一次完整呈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出版30年后, 黛安·吉拉尔多(Diane Ghirardo)强调文丘里向大众表达了“既存”的东西的现实意义<sup>[19]</sup>。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也从文丘里对“现实”层面的强调和对“矛盾”的处理方式方面解读<sup>[20]</sup>; 洛斐尔·莫内欧(Rafael Moneo)指出, 文丘里提出一种特定的“看建筑的方式”, 强调了建筑的“不明确性”“双重性”和“整体性”<sup>[21]</sup>; 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用九宫格图解形式对照分析母亲住宅的前后六版方案, 从古典与现代的修辞, “故意的不可判定性”, 以及理论与建筑物结合的层面解析文丘里和母亲住宅如何成就一个时代的“经典”<sup>[7]</sup>; 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Harry Francis Mallgrave)赞誉文丘里用“历史实例”来论证设计方法的新奇思路<sup>[22]</sup>。《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出版50年后, 《建筑历史学家学会学刊》(*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发布“重新审视”(re-reviews)文丘里的建筑复杂性与矛盾性专题讨论, 强调了文丘里在现实主义建筑设计方法转变上的贡献<sup>[23]</sup>, 分别从建筑文化、手法主义、年轻建筑师的成长、历史主义对民族主义政权建筑的影响, 以及权力和特权层面, 介绍其对建筑学学科含义的影响<sup>[24-28]</sup>。马蒂诺·斯蒂尔利(Martino Stierli)则从古典、民间和现代建筑语言上肯定母亲住宅“建筑师的精神博物馆”(the architect's mental musée imaginaire)的角

色<sup>[3]</sup>。而在近几年的国内相关研究中, 有从感官愉悦和构造元素层面上分析其运用世俗语言、嬉戏的设计表达, 有从理论贡献和人文主义层面, 从文丘里建筑理论中“context”的概念层面, 或者从母亲住宅的“前卫”与传统层面诠释文丘里<sup>[29-32]</sup>。

但在过往的研究中, 不管是对母亲住宅的具体构件的参考先例源流, 历史先例的转译方法和方式, 还是关于其设计与现实结合而相对应转变的复杂性理论, 都没有在建筑设计细节层面上对其进行一一对应的拆解分析。其实早在此书自序中, 文丘里就提及自己是“以建筑师而不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写作”, 并选择有关“传统连续性”的历史比较作为设计和研究方法<sup>[6]</sup>, 母亲住宅上集中了具有良好历史传承性的“历史建筑先例”, 这种思路也正体现在塔夫里的“历史计划”(The Historical Project)中, 塔夫里用“拼图”(jigsaw puzzle)的隐喻来描绘历史疑问<sup>[33]</sup>。塔夫里参考了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与安德瑞阿诺·伯里斯培利(Adriano Prosperi)的“微观历史”(microhistorical)理论: “只有一些碎片是可用的, 而且理论上讲, 从这些碎片可以拼成不止一幅图景……因而, 一切都准备就绪的事实其实是模棱两可的迹象: 要么完全正确, 要么完全错误”<sup>[34]</sup>。这些历史碎片图景的追寻方法被马可·德·米凯利斯(Marco De Michelis)描述为“侦探调查”(detective investigation)<sup>[9]</sup>, 通过对碎片图景的片段“拼图”来尽量实现诚实的“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up>[35]</sup>。

本文将以“建筑师”的身份介入阅读《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理论逻辑与母亲住宅的实践设计细节, 综述文丘里引起的建筑学多层维度上的讨论, 并以“侦探调查”视角重点拆解分析住宅正立面的设计元素, 追溯组成构件参考的先例源流, 进而探析文丘里母亲住宅设计理念的形成及其先例来源, 找回被建筑学刻板印象所掩盖的母亲住宅的历史渊源, 将文丘里设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历史再现”, 以此探究历史先例在建筑设计中的转译方法和

现实意义,指出历史学上的“侦探调查”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到建筑学分析上,明确建筑理论和实践相互诠释所带来的作品的持久生命力,强调复杂性理论对现实世界建筑学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 一、一座房子与一本书

罗伯特·文丘里生于1925年,是美国费城一个意大利裔移民家庭的独子。1944年,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主修建筑学,一直读到1950年硕士毕业。1940年代正是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推行包豪斯体系的现代建筑教育的盛期。此时的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学专业由巴黎美院毕业的让·拉巴图特(Jean Labatut)主持。不同于包豪斯体系完全摒弃历史,拉巴图特认为历史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与工具,只有熟悉历史先例,才能使创作达到自由。现代建筑运动并不是建筑设计的终点,它只是漫长的建筑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是可以被推进的。而文丘里最喜欢的课程是由唐纳德·德鲁·埃格伯特(Donald Drew Egbert)开设的现代建筑史课。有别于当时其他现代建筑狂热拥护者的论调,这门课强调的是社会史对于建筑设计的影响,关注的重点是寻找史实而非用建筑案例证明观点。这门课文丘里听了四年,先是作为学生,之后当旁听生,最后担任助教。<sup>[1]18-19</sup>

1947年暑假,22岁的文丘里在罗伯特·蒙哥马利·布朗(Robert Montgomery Brown)事务所实习时,在电梯遇见了当时46岁的路易斯·康(Louis Kahn),自此开始了他俩十余年互相成就的交往。康当时在著名的建筑师乔治·豪(George Howe)的事务所任职。三年后,文丘里邀请康和豪担任他硕士毕业设计的校外评审。文丘里毕业之后,在康的建议下,申请于1954—1956年到位于罗马的美国学院访学,开启了那次影响他一生的旅行。<sup>[1]19</sup>

1959年,文丘里的父亲过世。此时的文丘里34岁,已从意大利访学回来,

满怀野心,但郁郁不得志。他和朋友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却一直没有稳定的项目,一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兼职教设计。为了帮助独子立业,文丘里的寡母决定关掉家里的水果店,搬到费城西郊的栗子山(Chestnut Hill)住宅区。她购买了一块街面后方的小场地,委托儿子为自己设计一栋独立式住宅。她对住宅的设计要求完全开放,没有完成期限,无需与她沟通,也没有设计细节清单。仅有的要求是:不要车库,因为她不开车;预算有限;另外,她不要一个“自命不凡(pertinacious)的房子”。<sup>[1]21</sup>文丘里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这座小房子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把这次设计当成一次测试他建筑理念的“奥德赛”之旅,常常在夜晚工作,和同事及学生讨论设计的细节。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不断地修改方案,以至于学生都毕业了,设计还没完成。<sup>[36]22-23</sup>

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文丘里同时把他对建筑的理解记录了下来,并系统整理成了一本有理有据的建筑学著作——《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本书篇幅不长,但短小精悍、立意深远,是一个“温和的宣言”(Gentle Manifesto)。正如埃森曼所说,“理论著作有时候要比建筑物本身更重要”<sup>[7]122</sup>。书一出版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迅速成为建筑界的必读书目。这也许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白色派”和“灰色派”的论战有关。后来文丘里事务所纽约办公室主任舒瓦茨回忆道,他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1970年代初去伯克利读建筑之前,姐姐送了他这本书作高中毕业礼物。在当时,任何一



图2:文丘里母亲住宅正立面相片

个建筑学学生都必须表态“赞成或是反对这个房子及其所代表的建筑理念”<sup>[37]10</sup>。1971年该书再版时,文丘里根据读者的要求,将其改成了幅面更大的横开本,并在正文中提供了253幅图片,清晰地阐释了文丘里的设计理念与其使用的建筑先例的关系。1991年,周卜颐先生将这本书译成中文,至今先后出过三版。其中2011年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版本遵照1971年英文第二版的版式,排版与页码也严格对应,非常便于对照阅读。本文后续引用的页码即以此二版本为准。<sup>[5]6</sup>

## 二、正立面的组成

母亲住宅完工之后,文丘里提供了一张官方的相片。相片中,对称的正立面正对着镜头,建筑看起来像一块薄薄的平板。文丘里瘦小的母亲坐在一张餐厅的椅子上,身后是巨大的方形门洞。在这个平板面上,横梁、拱券和腰线都像是画上去的。阳光从左上角打来,斜斜的投影,让观众看出门洞、烟囱和窗户背后的进深(图2)。这幅像儿童画一样的作品,在斯卡利看来,是一个“原型秩序”(archetypal order)的图解(图3),即便“后面没有建筑,也会是一个完美的画作”<sup>[2]39</sup>。在这看似简单的图解背后蕴涵着的,是文丘里对当时所谓“正统现代建筑”肤浅与教条的设计的反抗。这里面融汇了三种不同的系统,即古典建筑(the classic)、乡土建筑(the vernacular/the popular)与现代建筑(the modern)<sup>[3]5</sup>。以下将拆解文丘里母亲住宅内的设计元素并结合《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作分析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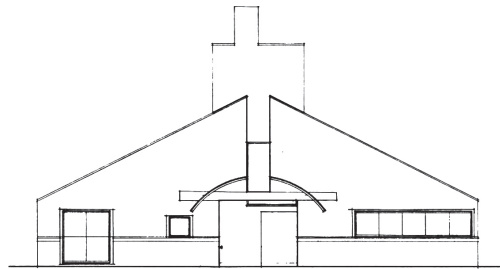


图3:文丘里母亲住宅正立面设计图解

## 1. 山墙轮廓与“假立面”

文丘里母亲购买的场地很小，且位于场地后方，仅有一条细长的通道与道路相连。因此，正立面就是住宅与城市街景交界的唯一立面（图4）。对于文丘里来说，像平板一样的正立面是一个刻意的选择（图5）。它有三个效果。一是做一个“假立面”（false facade），他认为，建筑的外部需要回应不同的对象。立面的主要任务是回应外界的环境，即便它与建筑其他部分之间存在风格与尺度的矛盾，也是可以接受的。书中举了埃拉赫（Fischer von Erlach）设计的卡尔教堂（Karlskirche）（图6a）<sup>[5]33</sup>和在萨隆诺（Saronno）的一座圣殿（图6b）<sup>[5]86</sup>，用这两个先例说明“假立面”这一设计手法的作用。其实早在1959年文丘里就已经在尝试“假立面”的设计想法，海滨住宅设计方案（A Project



图4：文丘里母亲住宅位置及总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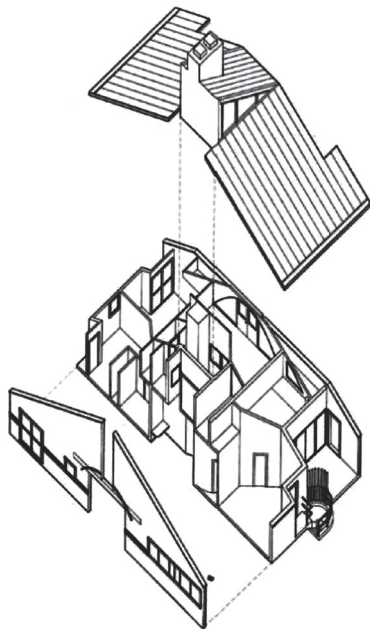


图5：文丘里母亲住宅分解轴测图

for a Beach House) 的临街立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平板一样的正立面（图6c）。二是剥离材料的质感，涂上灰泥，形成低调的平坦面。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建筑的设计语言，可在柯布西耶的加歌别墅立面上看到<sup>⑩[2]</sup>。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在《时间·空间·建筑》一书中也指出平坦的表面在美国的建筑上一直是一项根本的要素<sup>[38]252</sup>。三是在平板面内填充不同的设计元素，形成一个临街的“显示屏”（Screen）<sup>[3]8-9</sup>。文丘里在书中指出柯布西耶1920年代住宅设计中运用了“在框架内进行操作”（starting with the frame and then working inward）的手法。而昌迪加尔高等法院的正立面，也正因为生硬的矩形框架中融入了许多复杂的设计元素而变得生动起来（图7）<sup>[5]72-3</sup>。

为了强调出“家”的意向，文丘里选择了能呈现坡屋顶轮廓的山墙面（Gable）作为建筑的正立面<sup>[9]37</sup>。这与当时美国现代建筑盛行的平屋顶非常不同，也与一般双坡屋顶建筑的入口面选择不同。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指出，对称是古典主义的语言，现代建筑不讲究对称<sup>[39]17</sup>。母亲住宅的山墙轮廓强调出了坡屋顶的对称性，从而呈现出强烈的古典意向（图8）。文丘里非常看重这一对称的意向，以至于在那张经典照片中，也请母亲坐在了立面的中轴线上（见图2）。

在罗马访学期间，文丘里读到了斯卡利1955年刚在美国出版的 *The Shingle Style and the Stick Style: Architectural Theory and Design from Richardson to the Origin of Wright* 一书<sup>[1]</sup>。这本关于19世纪美国本土建筑风格发展的书使他大受启发。如他在《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书中多次引用麦金、米德与怀特事务所（McKim, Mead and White）在1887年在罗德岛完成的“低屋”（Low House）的设计。母亲住宅设计中压低山墙屋檐线，使其贴近地面以强化山墙轮廓的手法，也明显借鉴这一建筑（图9a、9b）<sup>[5]49</sup>。文丘里对美国乡土板条传统意向的传承非常到位，以至于1971年该书再版时，斯卡利将文丘里母亲住宅列入了这一美国乡土建筑类型的案例中<sup>[40]162-16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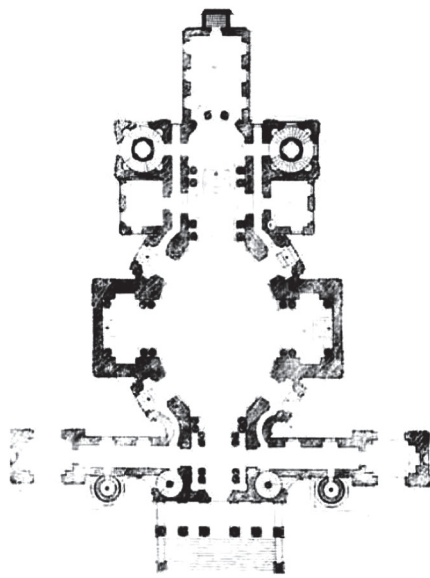


图6a：维也纳卡尔教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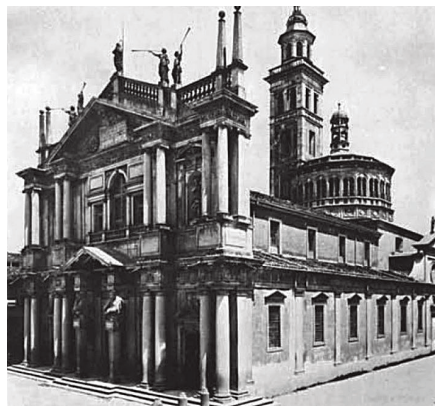


图6b：萨隆诺圣殿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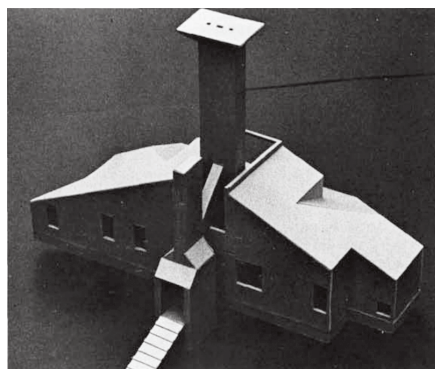


图6c：海滨住宅设计方案模型临街立面



图7：昌迪加尔高等法院正立面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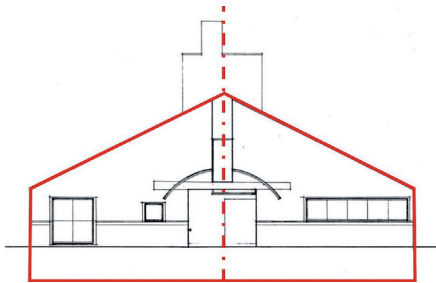


图8: 正立面山分析图——墙与对称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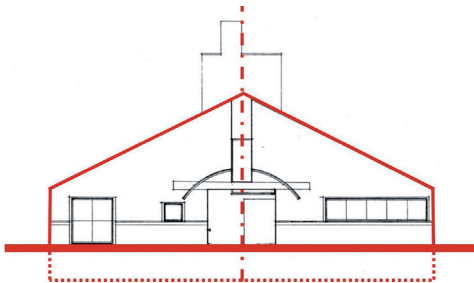


图9a: 正立面分析图——压低屋檐线



图9b: 麦金、米德与怀特事务所设计的低屋相片

## 2. 拼贴元素：破山花、拱券、横梁与腰线

在这个平坦面的框架之内，文丘里要加入多重复杂的建筑元素。他认为，当时所谓“正统现代建筑”最大的问题是“把原始而基本的东西理想化了，牺牲了多样而复杂的东西”。他说：“我喜欢基本要素混杂而不要纯粹，折中而不要干净，扭曲而不要直率，含糊而不要分明，既反常又无个性，既恼人又有趣，宁要过多也不要简单，既要旧的也要创新，宁可不一致和不肯定，也不要直接和明确的。我主张杂

乱而有活力胜过主张明显的统一。我同意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并赞成二元对立。”<sup>[5]16</sup>

在正立面中，最明显的二元对立处理是将山墙从正中切成两半，并留出一条宽缝，形成类似破山花 (Broken Pediment) 的效果 (图 10a)。破山花是意大利手法主义的一种设计元素。这一设计灵感也许来自文丘里在意大利访学期间的考察。2007 年他在 *AA Files* 发表了一组考察期间的照片，里面便在阳台上、门上的装饰设计了破山花的民居 (图 10b)<sup>[41]</sup>。但对文丘里来说，这一处理更重要的是将原本整体的山墙划分为二元对立 (duality) 的形

式。二元对立是书中一再强调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意味着矛盾的存在<sup>[5]88</sup>。一般认为意大利建筑师路易吉·莫雷蒂 (Luigi Moretti) 1950 年设计的向日葵住宅 (Casa Il Girasole) 是这一设计使用的先例。向日葵住宅在立面上呈现出分开的二元对立，但在平面上却是一体的 (图 10c、10d)。这一处理体现了文丘里所追求的含糊性 (Ambiguity)<sup>⑫</sup>。

中轴线上的拱券与连梁无疑是正立面上最具象征意义的符号元素 (图 11a)。文丘里承认，切断的拱券线条和连梁元素在功能上并非必要，是一种冗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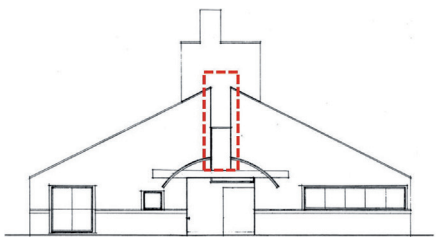


图 10a: 正立面分析图——破山花



图 10b: 文丘里于意大利访学期间拍摄的民居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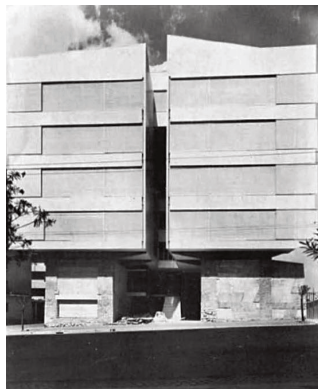


图 10c: 莫雷蒂设计的向日葵住宅立面间拍摄的民居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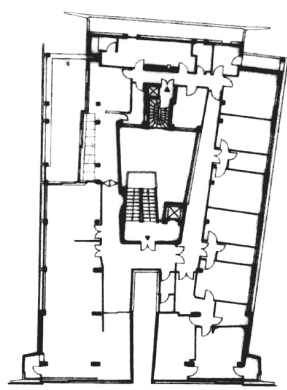


图 10d: 莫雷蒂设计的向日葵住宅二层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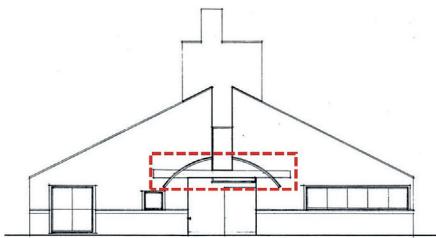


图 11a: 正立面分析图——拱券与连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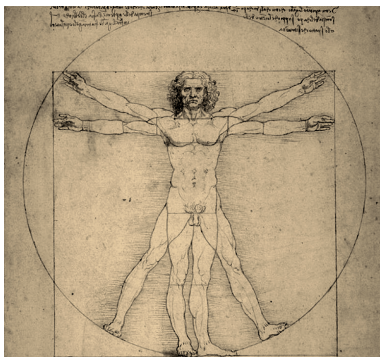


图 11b: 维特鲁威人图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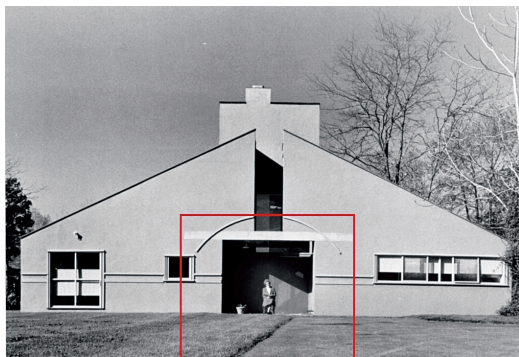


图 11c: 文丘里母亲住宅正立面相片中的“维特鲁威人”意向

(Redundancy) 的做法, 为的是对抗 1960 年代初“正统现代主义”所流行的结构上高效以及装饰上极少主义的潮流<sup>[9]36</sup>。而方、圆两个意向的重叠则更有深意。斯卡利敏锐地指出, 在那张经典的正立面相片中, 文丘里的母亲坐在方形门洞的中心, 呈现出维特鲁威人图解的意向, 是向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与宇宙理想关系模型的致敬<sup>[2]40</sup>。与此同时, 连梁也“兼而有之”, 在结构上连接起了被切开的两半段山墙<sup>[3]4</sup> (图 11b、11c)。

“兼而有之”的想法同时也体现在正立面的腰线 (Dado) 上。腰线是文丘里的一个非常得意的一个设计细节。书中第五章提到勒琴斯设计的格雷斯通楼 (Glestone Hall) 中, 腰线从墙裙延伸至楼梯踏步的竖板, 使楼梯的休息平台也变成了房间的

一部分。如此一来, 原本腰线被楼梯切断产生的矛盾, 被消解为一个有趣的细节 (图 12a、12b)<sup>[5]38</sup>。在母亲住宅正立面中, 原本用于室内的腰线被摆在了建筑的外立面, 同时成了窗户位置的控制线。它和拱券一样, 用木质线脚制作。文丘里在 25 年后写的回顾中, 特别提到这一处理, 指出这是用了当时“非常规的手法, 处理了常规的并且当时已经过时的元素”。而这种手法, 在他看来就是创新。<sup>[9]34</sup>

### 3. 常规元素的非常规处理: 窗与洞

书中第九章专门讨论建筑史上对于室内外空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正统现代建筑”为了强调室内外空间的流动性, 设计了很多落地窗, 这就造成了墙的断裂。而

文丘里赞成的是“封闭室内空间的古老传统”中隔开室内和室外空间的做法, 因为“房屋的功能自古以来就是提供和维护人们在身心上的私密”。<sup>[5]70, [9]36</sup> 文丘里决定选择当时已经过时的做法, “既要窗也要洞”<sup>[9]35</sup>。虽然选择的是常规的元素, 文丘里采用的却是非常规的设计手法。他设定了 10 个面积相等的小方窗, 门洞的左右各放置 5 个 (图 13a)。左侧有 4 个方格组成了一个田字形的大方窗, 横向腰线兼做方窗的中线, 内部对应的空间是主卧。外加一个独立的方窗, 底边与腰线对齐, 内部对应的空间是厕所。右侧的 5 个方窗则组成了一个横向长窗, 底边同样与腰线对齐, 内部对应的空间是厨房。这样一来, 门洞两侧方窗的数量和总面积是一样的, 虽非外轮廓那样的绝对对称, 却达到了一种动态平衡<sup>[2]40</sup>。这不是偶然, 是“刻意为之”, 文丘里指出其在 1962 年米斯住宅设计 (Meiss House Projects) 中 (图 13b), 通过“正面墙体不规则的窗户与过于对称的各种山尖立面取得平衡”<sup>[5]114</sup>。

更重要的是, 在窗户的设置中并置了不同的建筑知识体系。横向长窗是向柯布西耶的“新建筑五点”致敬。而田字形窗户追求的则是乡土建筑的朴实意向。事实上, 在 1960 年代每美国流行的都是透明的落地玻璃, 这种做法在当时早已过时, 根本没有工人会做, 为了加中间的横杠费了很多的功夫 (图 13c)。在 25 年后的回顾中, 文丘里用了很多篇幅来阐述对于这组窗洞设计的特别考虑。他指出, “在当时都觉得要用新东西, 但我觉得要用新方法、用旧东西”<sup>[9]37</sup>, 即将“常规元素的非常规处理” (unconventional use of conventional elements)。<sup>④[5]4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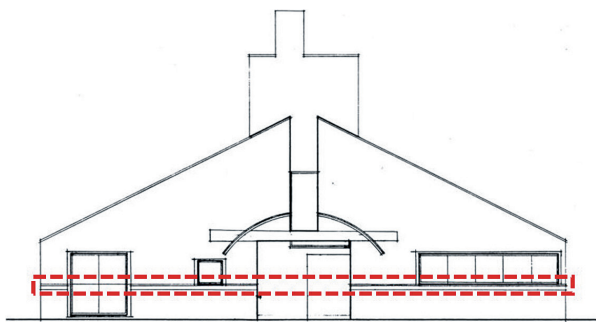


图 12a: 正立面分析图——腰线



图 12b: 勒琴斯设计的格雷斯通楼腰线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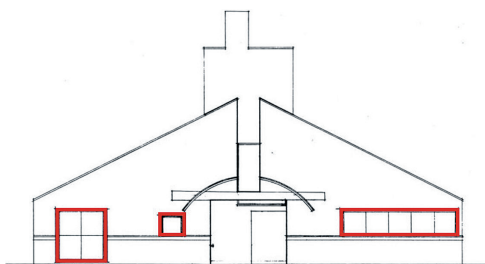


图 13a: 正立面分析图——窗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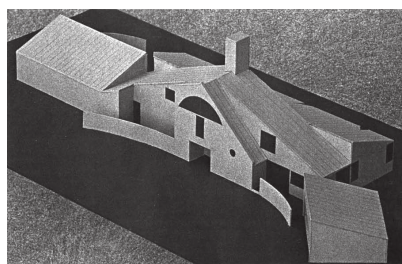


图 13b: 米斯住宅设计模型



图 13c: 方窗的构造细节相片



图 13d: 基尔特公寓正面相片



图 13e: 基尔特公寓侧面相片

文丘里 1960—1963 年设计建造的基尔特公寓——老人友好住宅 (Guild House, Friends Housing for the Elderly) 采用“传统”而非“先进”的建筑要素 (图 13d、13e), 他指出“改变这些大半陈旧要素的尺度, 使现在看起来既传统又不传统的主面形式产生一种对立且高质量的面貌”。<sup>[5]116</sup>

塔夫里指出文丘里所倡导的新建筑现实主义“预示了一种与波普艺术的联盟”, 与“美国就像它自己的样子”“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事物就像他们所做的那样”等观点相合拍<sup>[20]387</sup>, 这种新建筑现实主义明显囊括了美国乡土建筑的样式, 体现了乡土对常规元素和技艺的依赖。

#### 4. “放大”: 烟囱与门洞

母亲住宅正立面上最引人注目的, 无疑是中轴线上比例超常的烟囱和门洞 (图 14a)。购买建筑基地的时候, 曾与业主签订合同, 最终设计不能影响社区的整体观感。1963 年, 文丘里提交住宅第五版设计方案便遭到了业主们的抗议——在信中列

举了造型不合常规的建筑的各种问题, 尤其强调的是它硕大的烟囱影响了环境。以至于文丘里不得不重头来过, 对方案做了重大修改, 包括改小了烟囱的尺度<sup>[36]</sup>。

文丘里好友斯卡利认为, 文丘里对于烟囱这一设计元素有执念, 他从一开始就想要一个很大的烟囱, 文丘里对于烟囱的想法也许是受了勒琴斯 (Edwin Lutyens) 的影响, 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家”的意向<sup>[2]42</sup>, 同时也可以向勒琴斯的灰墙楼 (Grey Wall) 一样, 形成指示入口的显著标志 (图 14b), 强调入口和烟囱的设计理念同样出现在密斯住宅设计中 (见图 13b)。正如灰墙楼一样, 文丘里一度设置了多个烟囱, 而最终选择在中轴线保留一个大烟囱, 则是为了仿效“连接体” (Binder) 的设计手法。书中指出, 在面对矛盾的二元对立困难时, 除了折射之外, 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设置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第三元素, 即连接体。例如富加 (Fuga) 设计的圣·安东尼奥与圣·布里基达教堂 (Double Church of S. Antonio and S. Brigida) 正立面的断裂山墙 (broken pediments) 的连接体是中间

另加的装饰元素 (图 14c)。同样, 位于比萨的圣·玛丽亚·德拉·斯宾娜教堂 (S. Maria della Spina), 正立面上的连接体则是第三个山花 (图 14d)。<sup>[5]101</sup>

然而, 业主对于烟囱最重要的抱怨, 不是它的位置, 而是它的尺度。在正立面的中轴线上, 烟囱和门洞的处理都“放大了”, 与门窗等其他正常尺度的元素相比格外显眼。这里是运用了文丘里所说的“矛盾并列” (Contradiction Juxtaposed) 的设计手法。书中举例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 (San Lorenzo) 设计的美第奇小教堂 (Medici Chapel), 家具尺度大小的大理石装饰柱相邻接着巨大尺度的壁柱, 形成了一种毗邻的对比 (图 14e)。文丘里在书中举了布鲁日纺织会馆 (Bruges Cloth Hall) 的先例。这座建筑主体的尺度与它前面的广场相配合, 而上部大得不成比例的钟塔则是为了与整个城市相联系 (图 14f)。这种不同比例的元素并置所产生的矛盾, 正是文丘里在设计正立面的烟囱和门洞时想要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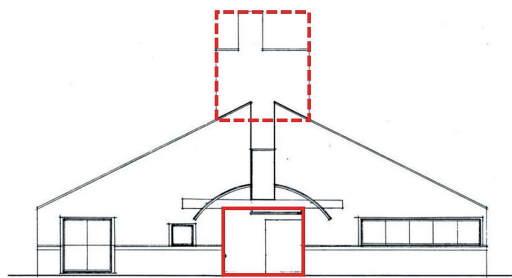


图 14a: 正立面分析图——烟囱与门洞



图 14b: 勒琴斯设计的灰墙楼烟囱与入口的关系



图 14c: 圣·安东尼奥与圣·布里基达教堂正立面图



图 14d: 圣·玛丽亚·德拉·斯宾娜教堂正立面相片



图 14e: 美第奇小教堂细部相片



图 14f: 布鲁日纺织会馆相片

### 三、“建筑师的精神博物馆”

正立面上这一切看似荒谬的矛盾，都是文丘里刻意为之，目的是“从设计要求中产生并反映生活固有的复杂与矛盾”<sup>[5]41</sup>（图15）。

正如文丘里在书中对母亲住宅的经典阐释：

这是一座承认建筑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建筑：它既复杂又简单，既开敞又封闭，既大又小；某些构件在这一层次上是好的，在另一层次上不好；它的法则是一般构件适应一般要求，偶然的构件适应特殊需要。采用中等数量的构件形成困难的统一，而不是采用很少或很多的机动构件取得容易的统一。<sup>[5]119</sup>

在初版的序言中，文丘里强调，他是以一个建筑师而非学者或是评论家的身份写作《建筑得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的。“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设法不受习惯的引导而接受过去意识的引导——深思熟虑过的先例的引导。”<sup>[5]9</sup> 书中所举的例子更多是作为启发设计灵感和解决方案的先例出现的。很多对于其设计者的意图，是文丘里的推测，而不是考证。这些复杂多样的先例呈现了文丘里在建筑先例上的博学，仅在母亲住宅正立面的设计中，便可以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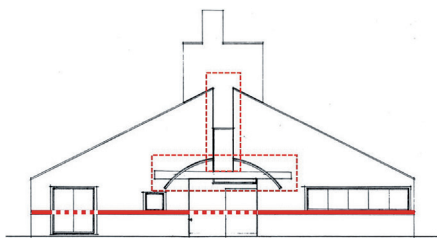


图15：正立面分析图——困难的总体

中看到古典、乡土与现代三种建筑语言融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可被称为“建筑师的精神博物馆”（the architect's mental musée imaginaire）<sup>[3]7</sup>。

同样在1970年文丘里耶鲁大学数学大楼竞赛方案中<sup>④</sup>（图16），“博物馆”的特性依旧存在。耶鲁大学不仅有大量18世纪初建时期的哥特和乔治风格的建筑，还有路易斯·康、埃罗·沙里宁、菲利普·约翰逊、保罗·鲁道夫、戈登·邦夏（Gordon Bunshaft）等著名大师的纪念碑式的现代建筑，亦被称之为美洲大陆“露天现代建筑博物馆”<sup>[42]142</sup>。在柯林·罗针对文丘里此方案的专文分析中，罗指出方案中强调的“普通”只是围绕文丘里的光环或者“迷思”（myth），罗认为文丘里关于“精英”和“普通”建筑和思想的悖论同样发生在此竞赛方案中<sup>[11]</sup>。罗认为文丘里改变上层面砖的颜色，把阿尔托和巴西莫府邸（Palazzo Massimo）用过的手段结合在一起，并且采用了当时纽约高层建筑常见的退台处理方式，而在建筑背面和老建筑连接的入口处以后现代主义手法使用了与里特·奥利弗纪念楼相近的哥特铺地和花饰片。罗同样指出，“文丘里的建筑形象世界充满杂乱和断裂，不仅有古代的文化世界（贵族化的，而且主要是欧式贵族），而且也包括近在眼前的文化世界，特别是当代美国的文化世界”<sup>[42]148</sup>。

然而，文丘里声明“我选择的历史是与我关心的传统连续性有关的一部分”<sup>[5]9</sup>。他眼中理想的“古典”，不是柯布西耶的古希腊神庙，也不是路易斯·康的古罗马废墟，而是巴洛克时期手法主义的日常建

筑。他眼中的“乡土”，不是鲁道夫斯基呈现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而是由理查森、赖特和麦金·米德与怀特等本土建筑师承传下来的美国乡土风格。而他眼中的“现代”，不是战后商业化和工业化的运作以及“正统现代主义”的盲目崇拜，而是战前柯布西耶创造新建筑的初心<sup>[2, 3]</sup>。

“侦探调查”的建筑历史研究方法可以找到母亲住宅“精神博物馆”里的碎片图景片段，通过塔夫里所指的“危机计划试图溶解意识形态上的黏合剂”<sup>[43]14</sup>，将不同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智力模式、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交织应该会导致作品中所包含的综合性的‘爆炸（explosion）’。无论这种综合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呈现在哪里，都有必要引入其组成单元的分解、碎片化和‘传播’（dissemination）。然后有必要将这些分解的成分提交给单独的分析。什么样的反应、符号视野、前卫假设、语言结构、重组生产的方法、技术发明，都将因此而消除作品所展示的综合中根深蒂固的含糊性（ambiguity）。”<sup>[44]100</sup>

文丘里所强调的“含糊”正是多个单独成分的叠加造成的总体结果，总体分解的单独成分有必要通过“侦探调查”的方式给予单独的分析，文丘里的设计过程和思维在“侦探调查”过程中“历史再现”，同时母亲住宅也是对历史先例的诚实再现。母亲住宅正立面背后的历史韵味是如此的深厚，与单薄的正立面“平板”呈现鲜明的对比，安静且浑成。文丘里远离了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笔下所描述的关于工业化时代后“生命的无休止的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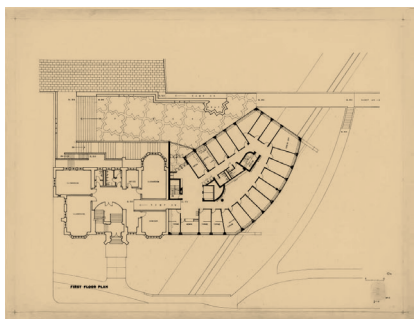


图16a：文丘里耶鲁大学数学大楼竞赛方案平面



图16b：文丘里耶鲁大学数学大楼竞赛方案透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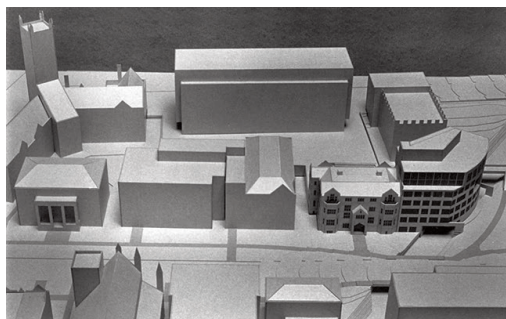


图16c：文丘里耶鲁大学数学大楼竞赛方案模型



动”，找回了记忆，找回了历史，在正立面最后的总体视觉感受上找回了拉斯金所强调的已经被人们所远离的“宁静的特性”<sup>[45]</sup><sup>[177]</sup>，将母亲住宅作为建筑师的“精神博物馆”厚重的历史和安静的感受同时留在了栗子山下。

#### 四、结语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与文丘里母亲住宅是一组在特定时代才能出现的作品。1950年代的美国正是现代建筑盛行的时期。二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大国。以包豪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在1932年MoMA“国际式风格”展览之后沉寂多年，在1950年代迅速成为地产商的新宠。以所谓“正统现代建筑”为代表的平屋顶、玻璃落地窗、混凝土墙、无附加装饰的工业化小住宅与国家推行的郊区化生活政策一起，迅速成为美国家庭住宅的新范式。无论是波士顿的格罗皮乌斯、芝加哥的密斯·凡·德·罗或是加州的“银色派”，都在极力推行代表“美国梦”的现代主义住宅。但到了1960年代，战后的经济红利用尽，美国经济发展出现疲态，人们厌倦了空洞的意识形态与浅薄的商业消费，重新开始追求文化的意义<sup>[46]</sup>。这种追求文化意义的转换，同样出现在我们所处的当代语境中，其表现的程度并不亚于1960年代西方所经历的。“侦探调查”的思考方法，文丘里的复杂性理论，对矛盾的处理方式，理论与实践互证的持久生命力，可以作为当今时代思索建筑设计文化转换路径和意义的参考。

1966年，时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主任的亚瑟·德雷克斯勒(Arthur Drexler)将文丘里的手稿作为有关现代建筑理论背景的一系列“应时论文”的首册出版。他指出，这组作品的最大贡献在于：“文丘里的书像他的建筑一样，反对不少人认为已成体制或至少已经确立的意见。他以异常坦率的语言提出对真实情况的看法：建筑师时常纠结于模棱两可、又是很令人讨厌的‘事实’中，而文

丘里却将这一混乱的局面作为建筑设计基础”<sup>[5]</sup><sup>[8]</sup>。书名*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中用“in”而不用“of”，正是为了揭示复杂性矛盾性也是建筑里固有的不能逃避的真实。

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指出《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新奇之处在于其对“历史实例”的高度依赖，并认为这种“用历史来证实当代设计实例”的方法在当时来说是与众不同的<sup>[22]</sup><sup>[5]</sup>。母亲住宅由一系列微小、不明显的历史实例构成，并通过严谨的设计得出复杂困难的总体，这和塔夫里“历史计划”中对历史的真相具有同质认知——“片段”和“复杂”<sup>[35]</sup>。但塔夫里质疑“历史和建筑项目之间共时性话语的可能性”，认为过去的建筑话语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分离和脱节，呈现了历史从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潜在可能。文丘里却认可“语言的稳定性和这种稳定性中的连续性”，是在一种既存的古典语言中发展起来的，历史和建筑项目之间的共时性矛盾被文丘里理解为一种语言的丰富，一种主题的变化<sup>[47]</sup><sup>[70]</sup>，一种生活的复杂。正如文丘里说：“我们需要一种态度……‘从认为生活基本上简单而又秩序，向生活复杂而出人意料的观点转变，本来就是每一个人成长必经的过程。’”<sup>[5]</sup><sup>[16]</sup>

#### 注释

- ① 1970年柯林·罗成文《罗伯特·文丘里与耶鲁大学数学楼设计竞赛》(Robert Venturi and the Yale Mathematics Building competition)，由于种种原因，此文不在1974年出版的《耶鲁大学数学楼设计竞赛》中，但文章最后在1976年《对立面》杂志第六期中发表。
- ② 更多的是强调意象和引喻，而不是形式的整合。
- ③ 文丘里在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格罗庇乌斯讲座”(Walter Gropius Lecture)上所作的报告。
- ④ 罗小未对被称作“后现代主义之父”的文丘里关于“他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是一个现代派建筑师”的声明发表评论。
- ⑤ 1991年，文丘里获普利兹克建筑奖。
- ⑥ 文丘里事务所纽约分公司主任弗雷德里克·舒瓦兹(Frederic Schwartz)整理出版的《母亲的住宅》(Mother's House)一书，提供了设计过程几乎所有图纸，为理解文丘里的思想提供了线索。

⑦ 吉拉尔多在书中强调文丘里和简·雅各布斯相近，欢迎“既存”的东西而不是一味追逐乌托邦式的建筑，强调建筑师的任务是向大众表达意义，“人民”是灵活的意义承载者。

⑧ 琼·奥克曼(Joan Ockman)概述了其对于建筑文化的直接影响，以及它与50年来不断变化的话语景观的交叉点；马尔滕·德尔贝克(Maarten Delbeke)展示了文丘里对手法主义、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偏好如何反映了学术界在这一时期的辩论，并讨论了手法主义在文丘里理论中的可变作用；托马斯·诺布尔·豪(Thomas Noble Howe)重新审视主题——“复杂性和矛盾性对年轻建筑师的催化作用”。瑞兹威(Kishwar Rizvi)探讨文丘里的历史主义对中东民族主义政权的诉求，重点是文丘里、劳赫和斯科特·布朗为巴格达国家清真寺比赛(1983年)所做的设计，以及文丘里作为1986年阿迦汗建筑奖的评审团成员参与产生的争议。乔纳森·马西(Jonathan Massey)呼吁建筑和建筑史利用复杂性和矛盾性周年纪念的机会，以权力和特权重新考虑学科的含义。

⑨ 翻译自参考文献[35]。关于历史学家“侦探调查”(detective investigation)的方法：通过档案、一手及二手来源、反复核对的信息、比较，甚至是某些主观直觉，历史学家将能够收集到越来越多的迹象——或者越来越多的片段。但这一拼图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使用所有收集的元素；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只使用那些对批判性意图回应得最恰当的片段。我们真的必须使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产生诚实的“历史再现”。

⑩ 剥离材料特性，以片墙方式建造为现代建筑的一种典型手法，1970年代埃森曼的纸板住宅系列也是采用这种处理手法。

⑪ 根据原文改译。

⑫ 根据原文改译。关于ambiguity常见几种译法，如“不定性”“不可判定性”“模糊性”等，此处作者认为根据原作上下文内容，应译为“含糊性”较合适。

⑬ 周卜颐书中翻译成“非传统地运用传统”，但根据上下文的解释，以及文丘里在25年后写的回顾中可以揣摩，更合适的译文应是“惯例”或“常规”。

⑭ 1970年，耶鲁大学数学大楼竞赛方案中，罗伯特·文丘里事务所的方案最终胜出，但耶鲁大学最终决定放弃建造数学系新楼，转而将里特·奥利弗纪念楼旁边一幢原为“邓汉姆实验室”(Dunham Laboratory)的现有建筑改造成数学系大楼。详情参见参考文献[42]。

#### 参考文献

- [1] SCHWARTZ F. Introduction[M]// SCHWARTZ F. Mother's House: The Evolution of Vanna Venturi's House in Chestnut Hill.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2: 16-29.
- [2] SCULLY V. Everybody Needs Everything[M]// SCHWARTZ F. Mother's House: The Evolution of Vanna Venturi's House in Chestnut Hill.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2: 39-57.
- [3] STIERLI M. Vanna Venturi House, Robert

- Venturi[M]// LEATHERBARROW D, EISENSCHMIDT A. The Companions to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Volume IV, Twentieth-Century Architecture.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7: 1-16.
- [4] VENTURI R.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Selections from a Forthcoming Book [J]. *Perspecta*, 1965, 9/10: 17-56.
- [5] VENTURI R.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 [M]. Museum of Modern Art, 1977.
- [6] 罗伯特·文丘里. 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M].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2006).
- [7] 彼得·埃森曼. 建筑经典: 1950-2000[M]. 范路, 陈洁, 王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13-136.
- [8] VENTURI R. Residence in Chestnut Hill[M]// SCHWARTZ F. Mother's House: The Evolution of Vanna Venturi's House in Chestnut Hill.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2: 30-33.
- [9] VENTURI R. Mother's House 25 Years Later[M]// SCHWARTZ F. Mother's House: The Evolution of Vanna Venturi's House in Chestnut Hill.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2: 34-8.
- [10] 文丘里, 赵冰, 赵国文. 历史主义的多样性关联性和具象性[J]. *新建筑*, 1983 (01): 67-72.
- [11] Colin Rowe. Robert Venturi and the Yale Mathematics Building competition[J]. *Oppositions*, 1976 (06): 1-23.
- [12]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M]. 张钦楠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326, 327.
- [13] 威廉·J·R·柯蒂斯, 陈纲伦. 六十年代的危机与评论[J]. *华中建筑*, 1990 (03): 78-84.
- [14] 罗小未. 当代建筑中的所谓后现代主义[J]. *世界建筑*, 1983 (02): 33-38.
- [15] 刘开济. 从勒·柯布西埃到文丘里[J]. *世界建筑*, 1987 (05): 12-19.
- [16] 周卜颐. 中国建筑界出现了“文脉”热——对 Contextualism 一词译为“文脉主义”提出质疑兼论最近建筑的新动向[J]. *建筑学报*, 1989 (02): 33-38.
- [17] 张百平. 一个建筑师的路——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罗伯特·文丘里[J]. *建筑学报*, 1991 (07): 62-63.
- [18] 关肇邨. 建筑界的“谐星”[J]. *世界建筑*, 1992 (03): 68-70.
- [19] 黛安·吉拉尔多. 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建筑[M]. 青锋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
- [20] 曼弗雷多·塔夫里, 弗朗切斯科·达尔科. 现代建筑[M]. 刘先觉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0.
- [21] 洛斐尔·莫内欧. 哈佛大学建筑系的八堂课——把为当代建筑师作品的理论焦虑及设计策略[M]. 林芳慧译. 台北: 田园城市文化, 2008.
- [22] 哈里·弗朗西斯·马尔格雷夫, 戴维·戈德曼. 建筑理论导读——从1968年到现在[M]. 赵前, 周卓艳, 高颖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23] PATRICIA A. MORTON. The Legacy of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16 (04): 401-402.
- [24] JOAN OCKMAN. Robert Venturi's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16 (04): 490-492.
- [25] Maarten Delbeke. The Mannerism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City in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16 (04): 492-493.
- [26] THOMAS NOBLE HOWE. Venturi and the Recovery of Metaphor and Precedent in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16 (04): 493-494.
- [27] KISHWAR RIZVI.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16 (04): 494-497.
- [28] JONATHAN MASSEY. Power and Privileg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2016 (04): 497-498.
- [29] 理查德·M·索默, 曾忠忠. 战后美国建筑的四步曲[J]. *建筑师*, 2014 (02): 85-98.
- [30] 王伟鹏. 洞见还是吹捧?——文森特·斯卡利评罗伯特·文丘里[J]. *建筑师*, 2016 (04): 21-26.
- [31] 宋雨. 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理论中的“context”概念[J]. *世界建筑*, 2020 (01): 106-109+137.
- [32] 黄恒, 郑静. 浑成与侘寂——母亲住宅和白之家“前卫”的传统[J]. *建筑师*, 2022 (01): 43-52.
- [33] Manfredo Tafuri. Introduction: The Historical Project[M]// Manfredo Tafuri. *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M]. Pellegrino d'Acerno and Robert Connolly tra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
- [34] Carlo Ginzburg and Adriano Prosperi. *Giochi di pazienza*[M]. Turin: Un seminario sul 'Beneficio di Cristo', 1975: 84.
- [35] Marco De Michelis. Manfredo Tafuri and the death of architecture[M]// Edited by Teresa Stoppani, Giorgio Ponzio and George Themistokleous. *This Thing Called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9-21.
- [36] SCHWARTZ F. Mother's House: The Evolution of Vanna Venturi's House in Chestnut Hill[Z].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2.
- [37] SCHWARTZ F. Foreword[M]// SCHWARTZ F. *Mother's House: The Evolution of Vanna Venturi's House in Chestnut Hill*.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1992: 10.
- [38] 希格弗莱德·吉迪恩. 空间·时间·建筑: 一个新传统的成长[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 [39] 布鲁诺·赛维. 现代建筑语言[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 [40] SCULLY V. The Shingle Style and the Stick Style: Architectural Theory and Design from Richardson to the Origin of Wright[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55).
- [41] VENTURI R. Photographs from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954-1956[J]. *AA Files*, 2007 (56): 56-63.
- [42] 王骏阳. 王骏阳建筑学论文集2: 阅读柯林·罗的《拉图雷特》[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8.
- [43] Tyrus Miller. The Historical Project of "Modernism": Manfredo Tafuri's Metahistory of the Avant-Garde[J]. *Filozofski vestnik*, 2014 (02): 83-101.
- [44] Manfredo Tafuri. *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M]. Pellegrino d'Acerno and Robert Connolly tran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
- [45] 约翰·拉斯金. 建筑的七盏明灯[M]. 刘荣跃主编, 张璘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192.
- [46] 威廉·J·R·柯蒂斯. 二十世纪世界建筑史[M]. 本书翻译委员会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 [47] Luisa Passerini, Manfredo Tafuri, Denise L. Bratton. History as Project: An Interview with Manfredo Tafuri[J]. *Architecture New York*, No. 25/26, Being Manfredo Tafuri: WICKEDNESS, ANXIETY, DISENCHANTMENT, 2000: 10-70.

## 图片来源

- 图1, 图2, 图6, 图7, 图9b, 图10c, 图12b, 图13b, 13d, 13e, 图14b-14f. 来自参考文献[5]
- 图3, 图4, 图11b. 来自参考文献[2]
- 图5: 来自参考文献[7]
- 图8, 图9a, 图10a, 图11a, 11c, 图12a, 图13a, 图14a, 图15: 作者改绘
- 图10b, 10d: 来自参考文献[4]
- 图13c: 来自参考文献[36]
- 图16a, 16b: 引自 Denise Costanzo. *Text, Lies and Architecture*: Colin Rowe, Robert Venturi and Mannerism[J].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2013 (07): 455-47.
- 图16c: 引自 <https://yalealumimagazine.com/articles/4930-unbuilt-yale?page=7>